

骗子喜欢在大街和公路上玩碰瓷

热点关注

有人说你撞坏了他的手机

我们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有很多古代的好思想、好习惯不传承,偏偏却把那些歪门邪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破落习惯乱加传承。不过,依我看,凭着咱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算当年八旗子弟没“发明”碰瓷,现在肯定也会被骗子想出来的。

提起碰瓷,相信你也并不陌生。现在有一些人专门以碰瓷为乐子,来骗取人的钱财。

碰瓷这个行当是清末一些欠抽的八旗子弟“发明”的。这些人平日实在无聊,闲得厉害,于是,就去弄些赝品瓷器,大摇大摆地行走在闹市街巷,瞅准机会,故意让行驶的马车不小心“碰”一下,待瓷器落地摔碎,他们便“义正词严”地让车主按名贵瓷器的价格来赔偿。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手机碰瓷的故事,看看骗子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从受骗小伙儿身上骗取钱财的。

这天,受骗小伙儿正在人行道上往不远处的公交车站走,这时,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子,边走边打手机。此人像个螃蟹似的边走边把右手左右挥动,实在是有些夸张。由于他走路的动作奇特,受骗小伙儿在距他七八米远的时候就注意到了。

“如果按照目测,就这么走,是不会撞上的。”受骗小伙儿后来说,但是,事实却是:两人越走越近,中年男子的肘部就撞上了受骗小伙儿的肩头,手机落地。

“对不起,对不起。”受骗小伙儿见状,赶紧道歉,之后,又往前走去——他以为道歉就应该可以结束这件“小事”了,但其实骗局才刚刚开始。

受骗小伙儿没走上几步,男子就追上来了,把手里的手机递给他,说:“小伙子,手机摔坏了,你看怎么办吧?”受骗小伙儿仔细一看,显示屏

上确实有两道裂痕。受骗小伙儿一蒙了。

男子却是接连出招:“这手机坏了,你得负责到底,修好它!”说着,他还让受骗小伙儿把身上的钱掏出来。当时觉得自己理亏,受骗小伙儿只好掏出身上的250元钱,全部交到对方手上。

“才250块啊?”男子的口气听起来有些不满。受骗小伙儿再仔细看手机,显得很破旧,想来价钱应该不高,便提议:“要不再给你200块,这事就算了吧!”

男子这时却摆起架子来了:“告诉你吧!我是一家电子厂的老板,还在乎你这些钱。不要钱都没关系,我就是想要你帮我把手机修好,负责到底!”

当时根本不容受骗小伙儿组想,男子拉起他的手,就要四处找维修店。往火车站方向走了约100米,男子让受骗小伙儿到前面去看看附近有没有维修店。钱还在对方手上,受骗小伙儿担心男子突然溜走,一步一步回头——男子却站在原地不动。往前走找了一次,往后走又找了一次,都没有找到维修店,而男子也一直在原地站着,没走。

“这时,我有点儿相信他了。”受骗小伙儿这样说。接着,男子又说,要不到马路对面看看吧。受骗小伙儿这次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过了马路,找维修店。但等他五六分钟后再回来时,男子已经溜了,钱也没了。

“他前两次没走,就是在麻痹我的。”受骗小伙儿很后悔,碰到这种事,钱千万不能轻易交到别人手里。

受骗先生在公路上被人讹去5000元

以手机或者其他小玩意儿来碰瓷的,其实算是小碰瓷,现在更多的碰瓷是发生在车主身上。下面我们来

看看他们是怎么骗车主的。

一天晚上,受骗先生驾车行驶在二级公路上。因为还有40多公里就抵达目的地,受骗先生心情很是轻松。突然,车右后方传来“砰”的一声,车身同时强烈抖动。突然发生的状况,让受骗先生不得不紧握方向盘,避免车子失控。随后,他赶紧把车驶到紧急停车带,轻松心情由此变得紧张异常。这时,一辆挂着粤B牌照的黑色皇冠轿车,也打着“双闪灯”靠边,并利索地跳出四个男子,一并拥到车前,叫嚷:“下车,快点儿下车,随便变线,蹭烂我们的前灯和翼子板了!”

这让受骗先生很疑惑,自己明明正常行驶被粤B车从右后方追尾,怎么就变成随便变线了?下车查看发现粤B牌照的皇冠车,仅是侧面转向灯刮花,翼子板撞凹,而自己车后保险杠仅是蹭掉油漆而已。

这时,一名项戴金链、穿着紧身衣的男子说道:“大家人没事,这就最好了。但车子被蹭烂,给个5800元算了。”高昂的赔偿款、匪夷所思的碰撞,受骗先生感觉遇上了“碰瓷党”。而皇冠车上四名操广东口音的男子,则从受骗先生下车开始,就包围了他,根本不给他再回到车上的机会。

面对高额索赔,受骗先生只好提出:“如果说赔钱,大家报交警和保险吧。”但话音刚落,四名“碰瓷党”就叫嚣,称根本没有时间报警处理,要不就砸车,要不就打电话叫“兄弟”帮忙,态度十分恶劣,而且不断推搡受骗先生,并用力踢踹车辆轮毂、保险杠。

受骗先生于是报警,但是,他却说不出这里的具体地点。看到受骗先生报警没有成功,“碰瓷党”态度更为恶劣,叫嚣着要叫人来“收拾收拾”,其中一名男子特意对着手机狂喊:“叫上兄弟带‘家伙’马上开车过来‘办事’!”听着“碰瓷党”的电

话恐吓,再加上半个多小时的现场纠缠,受骗先生被惊出一身冷汗,不得不提出5000元“了结”此事。

骗术揭秘:其实,在街头和车站最容易遇到的就是手机碰瓷的骗子。这类骗子一般都是一个人行骗,以外地人为目标,而作为手机碰瓷的升级片——“汽车碰瓷”,他们在选择目标的时候,一般以挂外省号牌的高档轿车为目标。“碰瓷党”一旦发现目标,会从超车道超过目标车,观察车内坐了多少人,如人少就下手。“碰瓷”案件一般发生在下午四五点,或者晚上九点到十点左右,此时目标车辆的车主大多归心似箭。当骗子提出私了要求时,车主面临等待时间长,且心理不稳的情况,故成功率较高。

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地遭遇“碰瓷”,又遇上犯罪分子恐吓威胁,究竟如何脱身才好?

遇上“碰瓷党”一定不能与对方发生言语冲突,避免激化矛盾,更不要轻易下车,与“碰瓷党”对话。最好的做法就是仅把车窗打开一条缝,通过缝隙与“碰瓷党”对话。同时,在车内第一时间用手机报警。一般“碰瓷党”看到司机报警后,大部分会心虚胆怯,自动放弃违法行为。事实上,“碰瓷党”很多在当地都有“案底”,且他们希望做的是长期“生意”,不希望因为一次敲诈不成,而断了“财路”。

“碰瓷党”最喜欢利用外地司机人生地不熟怕麻烦的心理或是新手不懂行的弱点。建议车主在驾车进入陌生的路段时,一定要仔细查看路牌,知道驾驶行驶的路段,而且最好车上安装有GPS导航装置,随时获知具体的方位,方便报警。在转弯或交通混乱路段,遇上无牌的高档轿车时,一定要精力集中,不要随意变线和超速,以防遇上专业“碰瓷党”。

用“玩”的心态演和

人物传记

我演和 : 在质疑声中开始

一开始,我去《宰相刘罗锅》剧组,首先感到的是,从导演到剧组的每个演员,脑门上都写着“他行吗”三个字。李保田开始怎么想,我不得而知。

那天,在北影院里,我正向人打听剧组办公室在哪儿,一位从头到脚一身黑的人刚好骑车从我身边擦过,头也不回地搭了一声:“二楼。”说罢,刹车,支车,上楼,仍旧头也没回。但我认出来,他就是李保田,很冷淡的样子。后来我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豆腐干小文里对这段邂逅有一个追记——

过些天,熟了,我问他:“那天,你不知是我?”他答:“知道。”

“那为何不说两句话?”

“看你长得像南方人,怕聊不到一块儿。”

“差矣,在下与你(指刘墉)同乡,祖上恰在乾隆年间由山东闯的关东啊。”

保田跟我玩“矜持”,我就来个一头热,愣跟他攀个同乡。过了这个坎,彼此就混熟了,开起玩笑没边没沿了。轻松奔放是以后的事儿,一开始,我得面临一些“大气候”。

李丁老师直言不讳地跟我说,“王刚啊,你怎么跑到我们堆里来了?当主持人是谦谦君子的形象,怎么能来演和口呢?”这话也有两层理解,一是替你着想:你本来挺好的一个人,怎么能演个坏人?另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你,就你?嘿,能演好吗?

到现在我也没有去细究,制片人与我素昧平生,为何要找我演和口。我就这么一个特点,如果没有主动跟我说什么,我永远不会主动去问。我后来知道了,和口也好,《玉碎》也好,包括我自己最欣赏的《江山风雨情》里的王承恩一角也好,都曾经找

过别人。最逗的是,在一个剧组里,剧组都已经盛传出了什么事了,谁跟谁怎么着了,甚至都出了人命啦,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甚至到了都不知道。

仿佛鬼使神差一般,演和口,开始时并不是那么很有感觉,但既然做了就要做好。那些日子,我可以说是天天捧着《清史稿》和一系列有关和口的书,费尽心机琢磨。演和口可真没那么容易。我戴上头套的那一瞬,心里还没底。

正如戏中和口的一句台词:“都想当宠臣?你以为宠臣那么好当的啊,当宠臣要博闻强记!”《宰相刘罗锅》是我第一次演反面人物。当时正做主持人,身上不能有一丝邪气、怪味,忽然要演这么一个喜剧色彩浓烈、甚至荒诞不经的贪官、弄臣,咋整啊?找不着路啊!甭说没受过专业系统的表演训练,就算上过中戏,学过斯坦尼,玩过布莱希特,沾过梅体系,三位大师谁也救不了你,这出戏的风格跟任何一个都不能全然搭上。三大表演体系救不了我,而一个“玩”字让我豁然开朗!

我想,这也是所谓“人民记忆”的深层次因素在作怪:很多男同胞们小时候玩游戏,不少都愿意演反派、特务什么的,过去那些崇尚浪漫的女孩子们,就想演一个漂亮的女特务,可以梳披肩发,可以戴美国的船形帽,可以叼一支烟。这在生活中是不是敢做的,在游戏里可以过一把瘾。

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后来我演和口多半就是这种心态。游戏一把,玩儿一把,很过瘾的,回头该怎么做人还怎么做人。

说是“玩”,也得玩出点儿道道来,这也是与港台影视喜剧的一个分野。“无厘头”?写不出也做不来。“文以载道”?想不载,观众都不答应,否则笑完会骂:要呢?什么玩意儿

呀?说什么呢?正道儿没有,哪怕给点儿邪道儿呢?

演活了和

提到“戏说”,我还有话说:千万别以为我们的编剧,或者像我这路的演员对正史毫无所知,否则我干吗捧着那么厚的《清史稿》。难道摆样子吗?也许是一度被“戏说”说怕了,也许是被“正说”招安了,我老想:如何能让和口表现得更丰富一些,饱满一些,合理一些,而不是一味地搞笑耍宝。和口终其一生四十九年的经历,他如何发迹?如何发展?如何到了人生辉煌的顶峰,然后急转直下?他身为当年世界首富、一代美男子,戏剧性的一生有很多东西可挖。

因此,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奢望,想通过我的表演让人们知道:和口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是胎里坏吗?非也。和口发迹就是靠着一个细节,一次卓越的表现。皇上万没想到一个銮仪侍卫(也就是一个保镖)有如此才学。他是八旗子弟,精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三十出头就一品顶戴,权倾朝野。最初,他也想做个好官,上不负皇帝知遇之恩,下不负黎民百姓殷殷期待。

我老觉得,将其堕落的过程揭示出来,会有助于警醒世人,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于是在一些出彩的场景设计上,有即兴的,也有我刻意添加的,当然,灵感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体验。

《宰相刘罗锅》中有一段戏,皇上试靴,靴子不合适,皇上一怒之下把靴子踢起来,这靴子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我头上。御前太监一看,乐了:“这靴子穿在皇上脚上不合适,戴在和大人的头上嘛……”这时候,我得接上一句:“正合适……”

“正合适……”尾音还要出来那种缭绕的效果,温润,透着发自肺腑的喜悦和甜蜜。

在北海拍一场戏的时候,乾隆打

太极拳,和口在旁边伺候着。皇上有点风寒,一咳嗽有口痰,和口赶快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来帮皇上接着。本来这样就完了,但我又做了处理,把手绢拿出来,很恭敬地把皇上吐出来的包起来,再把它拿回袖子里去。这可是龙唾啊。

这个细节剧本里面没有。但是这个细节,也并不是胡编乱造,书上有据啊:“高宗(乾隆帝的庙号)若有咳睡,和口以溺器进之。”所不同的是,在戏里,痰盂变成了手绢。怎么谄媚怎么来,什么恶心上什么。要的是这个效果!

我啊,也自认是一个要脸的人,要我做出这样的谄媚举动,当时对我来说,还真要有“为艺术献身”的勇气!当时,我还在主持《东芝动物乐园》。播放《宰相刘罗锅》期间,我又去录节目,一出场就觉得不对劲——观众的反应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跟嘉宾一乐,都能听到观众席上的对话:“像和口,真像和口!”

后来我对张铁林、张国立说:如果拍续集,我们换换角色。

但是谁换谁倒霉。尽管真实的和口当年可是超级“帅哥”,正史上有三个字形容:美英姿;而且,乾隆比他大39岁。但观众已经形成欣赏“惯性”,先入为主了,再权威的专家说破嘴皮子,观众就是不买账,认为和口就是王刚这个模样!

“百家讲坛”的纪连海先生就对我的形象不以为然。说起王刚扮的和大人,他一个劲儿摇头,直撇嘴;历史上的和口是一个英俊美男,电视剧王刚的形象……嘿,恐怕过于寒碜了点。

我也不是善茬儿,有一次在上海录节目,我俩邂逅。一见面,我“立竿见影”地打击报复:“纪先生,你还说我的模样不咋的,你也没瞧瞧您这模样,哈哈……”纪连海被我的“袭击”搞得哭笑不得。